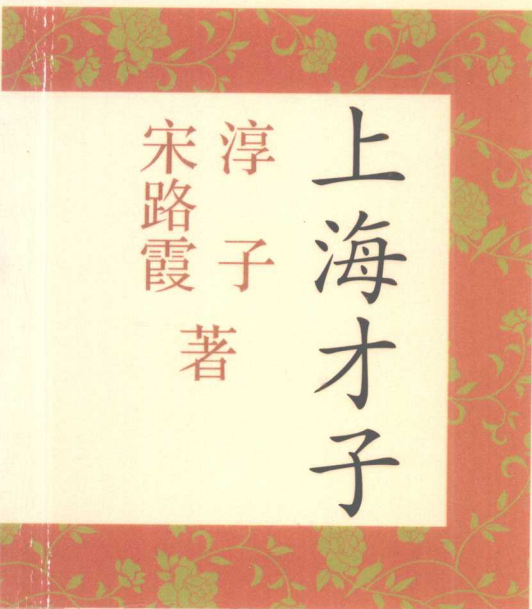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才子

淳子
宋路霞 著



淳子著

Shanghai

上海才子

上海

上海海上海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才子/淳子,宋路霞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0.8

(精品上海书系)

ISBN 978-7-5326-3136-0

I. ①上... II. ①淳... ②宋... III. ①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上海市—近代~现代
IV. ①K820.8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6983 号

上海才子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7.25 字数 238 000

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3136-0/K·716

定价:35.00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0571—85164620

近代大部分时间里，上海一市三治，存在公共租界、法租界与华界三个统治机构，制度各异，事权不一。租界与华界之间、租界与租界之间，存在明显的制度缝隙与权力薄弱地带，两租界又受治外法权保护，通常在中国战乱时期保持中立，别处硝烟弥漫，狼奔豕突，这里波恬风静，闾阎不惊。于是，这里的市政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便与别处大不一样，呈现三多，即有钱人多、有才人多、有闲人多。清末已有人道及这一现象，到民国则愈演愈烈。一些曾在上海任职或创业的达官贵人、财阀巨富，拖家带口移居这里，购地置房，投资实业，如李鸿章的子孙、曾国藩的女婿、盛宣怀的家族，这很自然。一些在别处为官经商、本来与上海没有太多关联的人，也来这里安家落户，就比较特别。比如，岑春煊原在两广、四川、山西等处为官，民国以后息隐于上海。严复在天津等地为官，但将家小安顿于上海。郑孝胥还在北京、汉口等地为官时，已捷足先登，移家至上海。陈三立、陈夔龙等人本来与上海没有多少关系，民国初年也移居这里。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党国要员，在上海安家置业，如白崇禧、何应钦、孔祥熙、孙科等，早已为人们所熟知。话说回来，说特别也不特别，动乱时代，安全比什么都重要，何况上海交通便捷，供应丰富，文化繁荣！

钱、才、闲，这三多积聚在一起，就会产生文化发酵效应，生产出很多超群绝伦的精品，造就出许多出类拔萃的奇才，衍生出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。豪门联姻、商艺联袂、绑票勒索，编书出书、编戏演戏、写字绘画，收藏古董、收藏字画、收藏邮票，以及司空见惯的名人轶事，都是这些故

事的关键词。这些故事从来就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、媚俗小报的卖点、电视连续剧的上选题材，当然，也是历史研究的对象。对于城市来说，这些故事是园囿里的小花，星星点点、红黄橙蓝，也是雨后的彩虹，在不经意间出现，又在不经意间消退。

本书作者宋路霞与淳子，是多年来对上海掌故情有独钟的学者，是作品丰富、影响广远的作家，都是善于采撷小花、捕捉彩虹的人。什么名门望族、豪门闺秀、李鸿章的孙子、盛宣怀的儿子、张爱玲的故居、刘承干的书、张静江的钱，什么大饭店、老洋房、名马路、小弄堂，她们都写过。这次联手推出的《上海才子》，是她们挖掘、研究上海掌故的新作。

本书所述，有一些是前人虽有所述而现在又有新鲜内容的，如落拓不羁的袁世凯二公子袁克文、文坛伯乐郑振铎、“洋场恶少”施蛰存以及戴望舒的情爱历程、丰子恺的吃蟹趣闻。除此之外，更多的则是此前甚少人述或所述甚少的，诸如李叔同的生活片断、徐森玉抢救文物历险、张伯驹绑架案内幕后、邮票大王周今觉、书画鉴定大师张葱玉、收藏龟甲骨片的刘晦之、刘海粟珍藏的字画、闻捷与戴厚英的风雨情缘、孙道临的台前幕后生活、陈梦家的自缢、邱岳峰的仰药……林林总总，形形色色。书中资料或得于文书档案，或来自口述访谈，均有根据，叙事状人，跌宕起伏，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，文字灵动而充满感情。循着作者的笔触，你会不知不觉地被引入那波谲云诡的历史情境之中。你会为袁克文那异乎寻常的身世与穷愁潦倒的结局而叹息。“天涯漂泊，故国荒凉，有酒且高歌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！芳草凄迷，斜阳暗淡，逢春复伤逝，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。”张伯驹为袁克文所写挽联更会让你顿生王谢堂前燕之慨，低徊久之。当你看到徐森玉为了保护国宝而颠沛流离，车翻腿折，甚至不惜以亲生儿子作为抵押，而这样的民族脊梁，竟然在“文革”中被斗致死，你先会肃然起敬，致意再三，继而会掩卷三叹，咒其何世！通过那些或大或小、或长或短、或惊心动魄或哀怨凄恻的故事，你能看到世态炎凉，也能看到人间真情。

所谓才子，就是广义的知识分子。照搬萨义德的话，近代史上的主要

革命运动，知识分子无役不与；主要的反革命运动，知识分子也无役不与。知识分子是运动的父母，是运动的子女，在中国，更是运动的对象。书中许多故事，都是运动激起的浪花。通过那浪花，你能洞见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一斑，看到去今不远的森罗万象。书中写道：“旧世界死了，革命成功了，天空依然有阴霾。”确然。历史是现实的先生。只要现实在延续，历史书就会有广阔的市场。

关于上海历史的书出了不知凡几，近年围绕世博会的举行又出了一大批，谓之满坑满谷绝不为过。然而询之出版界中人，均称销路不错。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、深挖的资料、生动的文笔、隐含的哲理，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是为序。

熊月之
于上海社会科学院
2010年7月

目录

楠木箱子五千年	3
吃蟹那事	6
梨花深院，才子佳人	9
文人的牵挂	12
才子和世博会	14
雨巷，油布伞	18
巴金，焚心煮骨的日子	27
诗人以及诗人的妻子	33
一情，一劫，张伯驹	43
那些书生	53
诗人，从烤箱到天堂的路	59
你那边现在几点？	75
一栋房子的声音	79
墨迹	83
旧梦里的一件道具	86
民间艺人，上海画布	89
最后的，最后的……	93

上海才子

淳子◎著

今日矗立于新闻路1321号的小校经阁



那日去大可堂喝茶，客厅里正在拍卖一块玉佩，便被引上二楼东边的一个小客厅。临窗一张丝绒嵌花大沙发，左边案几上美人肩花瓶里，一支腊梅，老枝新蕊。西面墙下一溜四张椅子，都搭着织锦靠背，紫檀色雕花的圆桌上，茗碗器物俱备，其余陈设，自不必细说。打量间，女茶师已奉了茶来。恰一位朋友从拍卖场那边也过来找茶吃。

便问：“可曾拍了玉牌？”

朋友道：“前些日子在英国，看甲骨龟片拍卖，一块指甲大的龟片，卖了15万！吓！见过五千年的东西，那民国的物器哪里还看得上眼？”

这就说刘晦之。其人是晚清重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，排行老四。因刘秉璋是李鸿章的至交，两家又是姻亲，故刘晦之从小就与李氏诸子弟一起读书，过从无间。前院后园，故家旧族的典籍收藏；宫里宫外，朝廷上下或赐或赠的器物见得多了，不经意之间，却也是长了明察秋毫的法眼。以后，刘晦之在上海经营银行业，因为无法与蒋、宋、孔、陈四大家族抗衡，亦不愿意放下贵族身价屈就，索性关了银行，隐于小楼，做起了收藏的营生。

据文物部门统计，现存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，总共9万余片，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收藏家手里。而刘晦之的28000片，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，是私人收藏甲骨最大的一宗。

刘晦之还藏书10万册之巨，以明清精刻为主，亦不乏宋元古本。到了1934年，他在新闻路上的住宅已载不动许多物器了，就在院子里葡萄架的

另一头，造了一栋明清风格的藏书楼，取名“小校经阁”。

刘氏立志要以一己之力，收齐《四库全书》的原刻本，因此这小校经阁，长年雇着十几名抄书、校书的工匠，书山书海，工蜂一般忙碌。

掌灯时分，工匠们走了，刘晦之牵了爱犬，坐在青铜古笈之间，细细摩挲，夜夜如良宵。说到底，他还是一个文人，有很深的文人情怀，只是把长衫换作了西装，把羽扇换成了领带。

1936年，郭沫若亡命日本，日子困窘，一双木屐，一件和服，毛笔宣纸亦买不起。刘晦之怜惜人才，将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，拓出文字，集为《书契丛编》，分装成20册，漂洋过海，交与郭沫若。揭开箱子，郭沫若叹为观止，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的名著《殷契粹编》。

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知道刘晦之藏得中国五千年的宝贝，便常往拜访，终得刘晦之信任，进得小校经阁。那天小校经阁比往常清爽整齐，一架架旧书不染一尘，线装蓝布皮古书优雅照人。明代犀皮漆箱子，红黑黄绿的斑纹像松鳞，像雨痕，像树瘿，那深深浅浅的裂纹，碰一碰，都会掉落下一些岁月来。这样的文书箱子，在清末民初，读书人书房里其实并不稀罕。

小校经阁的另一处，一摞老楠木盒子，规规整整，上上下下，统共100箱。主人净手，焚香，移开盒盖，密实的甲骨龟片，令满室流光溢彩。

刘晦之除满屋经书、龟甲、青铜，亦金屋藏娇。百乐门当初最负艳名的舞女陈曼丽，擅京剧，与叶盛兰、马富禄合演《红鸾禧》，以“金玉奴棒打薄情郎”而大红大紫。初始，刘晦之还沉得住气，只是花钱捧角，后则欲罢不能，在愚园路的中实新村租了一套房子，过起了红袖添香的日子。孰料不久，陈曼丽别过刘晦之，重回红尘欢乐场。

1940年2月25日深夜，陈曼丽与往常一样，在百乐门舞厅“坐台子”。突然跃出一名西装男子，拔枪对她连发三枪，一弹中颈，一弹中臂，一弹中腹，被送往海格路（今华山路）红十字会医院（今华山医院）抢救，终因伤势过重，不治毙命。至于被杀因由，众说纷纭，不一而足。

都是身外之物。

身外之物。

1951年，刘晦之捐献了他的毕生收藏。只留得门前四棵广玉兰。那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移居大连时，从安庆路自家花园里挪出来送给刘晦之的。



朋友上虞春晖中学毕业，请我去那里吃“六月黄”，喝“女儿红”。

壳凸红脂，螯封嫩玉，大家吃一只，赞一只。指上沾腥时，一说到丰子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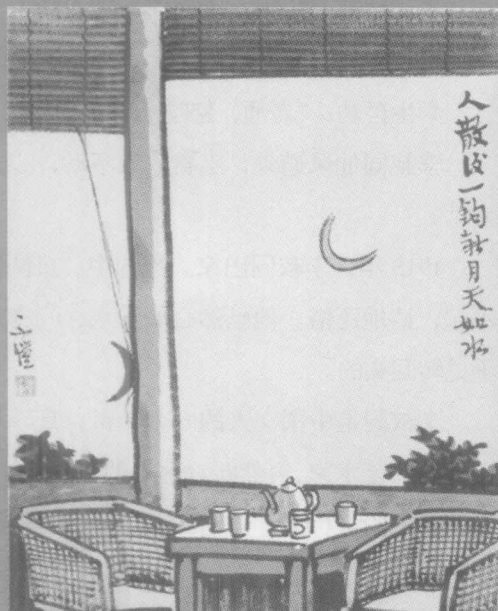
丰子恺装了假牙后，蟹钳咬不动了，也不讲究，一把小榔头敲敲，怡然自得。一次在杭州，有人请吃蟹宴，一时里找不到工具，又极不愿意放弃，便不客气地请同桌代劳。

丰子恺吃蟹，蟹壳里绝不留一点蟹肉。一旁的人看了觉得惊奇。他便得意道：“既然杀了这只蟹，就要吃得干净，才对得起它！”

丰子恺吃蟹是“祖传”的。他在《忆儿时》一文中，如教科书一般细细描述了祖父吃蟹的程序。文章最后说：“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，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。”当时他正吃斋，后来想想还是放不下尘世间的好，也不执著，就开了荤，自然也就恢复了“永远神往”的蟹。

丰子恺每次吃蟹，必做一项手工，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合力，把两个张牙舞爪的蟹钳从关节处拧下来，做成一只蝴蝶。吃几只蟹，就做几只蝴蝶。这一手，我也是会的。小的时候，做了蝴蝶，贴在玻璃窗上。下午的太阳，斜斜地照过来，蝴蝶趴在百叶窗的条纹里，很有丰子恺“生活如网”的意味。

在春晖中学，李叔同住在丰子恺隔壁的“晚晴山房”。一间泥砖砌的平房，面朝白马湖，李叔同就居于其间闭门修行。每日里，夏丏尊家里的人做了斋饭送过去。见老师身体一日一日瘦去，弟子们不忍。丰子恺叫来一桌酒席，摆在自家屋里，夏丏尊、刘质平等一千学生作陪。



丰子恺画《人散后》

李叔同赠与妙莲的“悲欣交集”



丰子恺道：“老师，您也喝一杯酒吧！”

李叔同朗声一句：“蛮好，这样蛮好的！”

学生再劝：“老师，您吃一点吧！”

李叔同仙风道骨，坐着，人不动，心亦不动。倒是一旁的弟子们面色大动。

1918年，李叔同出家。他的中、日两位妻子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前长跪不起，请他还俗。他已然心如止水，门亦不开，只道是，游人渡过去，从不见转回头的。

李叔同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奇，是一个禅。厮磨金粉的翩翩公子、多才多艺的艺术家，突然断食——静修——出家，遁入空门，一变而为“一钵一衲”的苦行僧。其间无人可以参悟他的心思。宋怀强话剧中扮演李叔同，特意吃素打坐，几个月下来，一再说：“淡了淡了，世事都看淡了。”

清末，李叔同在上海，张园里面进进出出，眉如墨笔，唇若桃瓣，外面一件青石团花排穗织锦缎褂；一条长辫从顶至梢尾，一串大珠子镶嵌；一壶合欢花浸泡的温酒，几对菊花蒸蟹，自然是身边美人儿李苹香选了极肥极大的搁在缠丝白玛瑙碟子里，揭了蟹盖，剔出脐子，满目膏脂。待到口齿噙香，李叔同龙井茶里净了手，站起来，一个身段，平添万般情思，一段《桃花扇》里的“大事已不可问，我辈且看春光”，天然的风流，悉数堆积上了吊眼梢。满堂喝彩中，李叔同又一句“无数楼台无数草”，拖腔走板，走了。他去另一个南社，写另一个《送别》，画另一个《茶花女》，一副梦有知、偕谁隐的模样。

再说那晚，酒席撤尽，丰子恺独自坐在廊下，桂拂清风菊带霜，一钩新月天如水，丰子恺感念不已，作了《人散后》这幅著名作品。

后来，李叔同离开了世外桃源春晖中学，去云游普度。去世前三天，身边只有一位叫做妙莲的侍者。李叔同手书“悲欣交集”四字赠与妙莲。这是大师的绝笔，也是他对人世的一个交代。

早茶是小镇人生活中重要的戏码。

一碗面、一碗馄饨，或者一壶热茶、一碟核桃云片糕，三两知己，不着边际的闲话，双颊的皱褶里就有了满足的晕染。

说书人在这里是极其容易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的。三国、红楼、水浒，人们听得耳熟能详，回去，晚饭桌上，又讲给女人和孩子听。

突然地，一个坐在窗口的人“噔噔”地下了楼。原来，他在一个挑夫的担子里看见了鲜亮的野菜“马兰头”。

老式的茶馆，闲散的日子，一个萝卜一头蒜的实在，已然是一种人生的布局了。在这个布局中，悄然滋养的，是一种规避惊涛骇浪的笃定和淡漠功名利禄的清远。

快乐是看得见、听得到，是充满具象的。逢年过节，舞狮子是一定要有的。血气方刚的狮子，使一向古雅的小镇充满了旺盛的人气。

镇上的人依旧喜欢戏班子。

看戏总是比看电影热闹、随意，拘束是一些没有的。

戏班子来了，一条条的船聚拢了来，就是一个看台了。劳作暂且搁置在一旁，孩子和夫人都恣肆地享受着。

戏散了，船又走开去。

日子在底子里，总归是平淡的。

朱家角的明清街，像一根棉线，婉约地伸展着。

白天，游客潮水般涌进来。

明清街四百多年的历史，世事沧桑，什么阵势没有见过？早已是宠辱不惊了，所以，它可以那样坦然地、安详地、无动于衷地让人们东张西望。

不善捕鱼的，就靠手艺过活。扎了围裙，坐在自家的门前，晒在日光里，让手辛苦地劳作着，于是就有了居家的必需品和随意的小摆设。

江南绣女一向是心灵手巧的。一个绣花架，撑开了，就是姹紫嫣红。

不远处，有殷实的香气袭来，一个转身，就见着了小镇的风味——熏青豆是用煤炉文火熏制出来的，拈一粒在嘴里，隐隐的不散的清香。粽子里老老实实在上火腿肉、咸蛋黄和栗子，绝对是老少无欺的。极其简单、极其普通的食物，按着各家的配方，在传统的家庭作坊中制作，有了质朴和亲切。

涵大隆酱园也是遗老了。1915年，涵大隆生产的双套晒油，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。近百年过去了，漫长的时光，悄然地打磨着沧海桑田，而涵大隆酱园则以不变的身躯、不变的姿态，保存了江南人日常的口味。

“童天和国药号”的额匾是在清光绪年间重新修制的。当归、人参、驴皮膏，一个个红木的药格子里，藏着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的创业历史，也收藏了中国绵延的传统文化。

镇上的人，出去了，发了迹，不敢忘祖；回来，大兴土木，建造园林，荣耀祖先，昭示后代，比如课植园。课植园，取“课读之余，不忘耕植”的意思。这园子是，门掩梨花深院，粉墙儿高似青天，风流和豪华因为烟柳与桃花，便有了才子佳人的情节。院里一座小桥，一头通藏书楼，一头连着戏台子。这样的布局，既显示了院子主人的文化品格和藏愚守拙般的谨慎，又铺陈了江南大户人家世俗生活的熨帖和惬意。

梅子雨时节，昆曲小生张军联络了谭盾、黄豆豆一千人，在课植园里演出《牡丹亭》。

竹林细雨中，水袖落地池塘里，梦影贴在窗帘上。一支箫，一把琴，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知府小姐杜丽娘，村野秀才柳梦梅，惊梦，寻梦，